



先成为自己的山 再去找心中的海

■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孝义镇中心中心小学 陈常禄

每当晨雾笼罩着这片被我看作“第二故乡”的土地，我总会想起塔拉·韦斯特弗的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》。8年前，我拖着行李箱在村巷徘徊，还不知道这片异乡土地将给予我怎样的洗礼。这本讲述一个女孩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故事的书，也像一面镜子，照见了我在教育之路上的挣扎与转变——先成为自己的山，才能有力量追寻心中的海。

2017年9月，当我第一次走进这所乡镇小学时，雨水将教学楼工地四周的黄土冲到道路上，浸泡成一片泥泞，精心准备的教案在泥泞中显得如此苍白。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农村就是这样，习惯就好。”那一刻，我意识到教育者的第一课不是如何教别人，而是在陌生的土地上安放自己。

报名日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。老人们用浓重的方言询问事项，我只能尴尬地微笑点头，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放学后，我常常独自走在路上，听着远处传来的方言对话，像在听一首陌生的歌谣。我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当地方言，在村头巷口听老人们讲往事，在篮球架旁看孩子们嬉戏。半年后的某天，当我用方言与学生们交流时，孩子们惊喜的眼神让我明白，“那个外来的体育老师”正在变成“我们的老陈”。这种身份的转变，不是妥协，而是扎根。我告别了天真的自己，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更真实的样子。

掌握方言只是第一步，真正的挑战在课堂。在这里，体育课是“副科”中的“副科”。标准化的体育器材配备不全，我开始探索这片土地馈赠的另一种可能——废弃的轮胎滚动出欢笑的轨迹，宽阔的麦地拓展着成长的广度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当孩子们第一次用自制的跳高器材打破纪录时，他们眼中闪烁的光芒让我懂得：教育最动人的时刻，往往诞生在条件的局限处。这让我理解塔拉所说的“教育是我创造”，被城市淘汰的教学方法，在这里焕发出原始的生命力。

异乡的夜晚格外漫长，我开始在日记中与自己对话，在专业书籍中寻找共鸣，将孤独转化为思考的深度。特别是听着城里同行谈论课题申报、读书写作、论文发表时，那种被时代抛弃的恐慌如潮水般涌来。但回到学校，看到孩子们在简陋场地上奔跑的身影时，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坐标。我开始明白，真正的教育不在论文里，而在这些鲜活的生命中。

通过持续的学习和反思，我发现了体育教育在农村的特殊价值——它不仅是强身健体，更能培养规则意识、团队精神和抗挫折能力。这些品质，正是农村孩子面对未来最需要的“行囊”。我开始尝试将体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结合，用运动的方式帮助孩子们建立自信。这个过程也治愈了我自己，让我看到平凡岗位上的非凡意义。

站在操场边，8年的教育时光在眼前流转。身处异乡的教学经历，不是职业地图上的绕行路线，而是专业生命的必经之路。那些孤独、挣扎与坚持，都在塑造着一个更坚韧、更真实的我。真正的专业成长不是外在荣誉的累积，而是内在力量的生成；不是环境的适应，而是自我的确立。

回首这段成长过程，从乡镇小学的体育教师，到尝试跨学科教学的探索者；从担任学校管理干部，到教育机关的锻炼；最终又回到农村教育一线，我看似曲折的职业轨迹，恰似塔拉在书中描述的“不断翻越自己认知边界”的过程。每一次身份的转换，都是对“自己的山”的重新定义；每一次回归，都是对“心中的海”的更深理解。所谓“自己的山”，就是在任何岗位都能保持教育初心；所谓“心中的海”，就是对教育本质的不懈追寻。就像书中最动人的那句话：“教育应该是思想的拓展，同理心的深化，视野的开阔。”这就是为什么，我最终选择回到这里，回到教育生涯开始的地方。

在教育路上，我们既是“塔拉”，也是她的老师。我的山已在一次次攀登中愈加坚实；而我的海，正在追寻的路上，在每一个教育现场的浪花里荡漾。



罗晓文

用学习的心态 办实在的好事

——记成都中医药大学驻村干部罗晓文

■ 本报记者 何元凯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阶段的关键时期，必须将当地产业进一步发展起来，将当地自身造血能力进一步提升起来。如何帮助当地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？作为高校派出的驻村干部，罗晓文自然首先想到充分利用学校的学科专业优势。

得荣县以农业为主，然而当地气候干热，年蒸发量是年降水量的6至7倍，普通树种难以生长。而藏橘这一物种却能适应当地环境，藏橘气味芳香，但味道略带苦涩，当地人喜欢食用，外地人却不习惯。

“我家的藏橘每年产量有一万多斤，外地人又不喜欢吃，只能自己上街一点一点卖。我们这里本来人口就少，卖一两个月也卖不了多

少钱。”得荣县甲音村村民洛绒泽仁无奈地说。为帮助当地村民，成都中医药大学每年在得荣县采购大量藏橘作为福利发给教职工。然而，罗晓文发现，12月发给老师们的藏橘，到了次年开学，一些都还完好地放在办公室。

如此支持不是长远之计，还得另谋出路。针对得荣县藏橘销售难、产业附加值不高等问题，罗晓文积极与成都中医药大学相关部门、专家对接。2024年，他协调引进80万元资金，成功研发了藏橘香薰、藏橘姜黄植物饮料、藏橘功能性软糖等产品。罗晓文将产品送给相关行业人员品鉴或试用，惊艳众人，获得大量推广。

当年10月，校县企共同签订合作协议，企

业一次性按保底价4元/斤的标准统购全县农户的藏橘。“这一季，我们家的藏橘竟然一下子卖了大约5万块钱，而且还不费时间。这在以前，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真是太好了。”洛绒泽仁激动地说。

藏橘销售难题迎刃而解，企业在当地建厂生产，又为当地带来税收和就业岗位，得荣县也多了一张亮丽“名片”。

当地海拔落差大，河谷地带能种植藏橘，而到了高海拔地带，优质的中药材川贝母能在此生长。罗晓文向学校党委汇报拟得荣县川贝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想法，得到采纳。成都中医药大学派出中药材栽培专家团队，支持得荣县川贝母和中藏药产业发展，建成

了一个县级产业园区、一个国家级科技小院。

浪中村村民格桑给记者算了一笔“致富账”：他家将8亩地流转给川贝母种植基地，每亩每年能拿到800元的流转费；农忙时节，基地用工首先考虑当地村民，工钱120元一天；企业还以120元一方的价格收购村民家的有机肥；再加上年底的分红，几项收入加起来相当可观。“以前我们只种青稞、土豆，和现在的收入简直天差地别。”格桑言语间满是感恩之情。

藏橘、川贝母产业发展这两件事的落实落地，让罗晓文很开心。他高兴地说：“我和队友们的努力付出，终于开花结果了。我们帮扶干部为当地老百姓办了好事、实事，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和自己的青春。”

移风易俗 “一分钱用出了三分钱的效果”

有一件小事令罗晓文记忆深刻。初到任时，他与一个村民同车出行，喝完矿泉水后，他准备下车后找垃圾桶扔掉空瓶，身旁的村民却接过空瓶，笑呵呵地抛向窗外。看着这个村民自然的笑容，罗晓文明白，这不是简单的



罗晓文（右一）与驻村工作队队员一起在田间调研灌溉情况。

个人素质问题，而是长期形成的生活观念与行为习惯问题。要切实提高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质量，就要改善其生活环境，转变其生活观念与习惯。

曾经，当地村民长期保持着人畜混居的习惯，一楼做牲畜圈舍，二三楼住人。这样的居住模式容易导致病毒滋生，尤其每到夏季，苍蝇蚊虫四处飞舞，卫生状况堪忧。

从2022年下半年至今，成都中医药大学积极响应得荣县委幸福工程“新五改（圈、厕、厨、线、水）三建（干群和谐、邻里友善、家庭和睦关系）”，安排117万元资金支持得荣县甲音村、奔都村2个村实施这项惠民工程。

为将好事办好，罗晓文与工作队成员多次深入农户家中调研，与村“两委”、农户反复商讨，针对每一户制定个性化改造方案，力求实现人畜分离、圈舍合规、厕所卫生、厨房整洁、线路安全、给排水规范、饮水安全等目标。

经调研发现，当地此前虽大力推进“厕所革命”，但有些厕所建得远，夜间特别是老弱人员使用不便，就沦为了杂物间。为避免“改

而不用”的问题，此次改造中，工作队建议农户将厕所修成上下两层，“贴在主屋”，并与主屋连通，这样夜间也好用，老弱人员用起来也方便，确保了设施“建得好、用得上”。

并且，此次改造摒弃了以往由承包商负责修建的模式，改为由村民自建、成都中医药大学按标准支付款项。“建自家的厕所、厨房，还能挣工钱。”这种方式既充分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，又增加了他们的收入。当地一名县领导说，成都中医药大学支持得荣县“新五改三建”工程，“一分钱用出了三分钱的效果”。

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，甲音村、奔都村两个村子的基础设施、村容村貌、户容户貌和人居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。不少周边县的乡镇，以及甘孜州甚至云南省迪庆州的代表团专门来到村里，考察“新五改三建”情况，学习相应经验。

生活环境改善了，如何保持成了新课题。罗晓文深知，移风易俗还需从根本上提高村民素质，单纯的宣传教育远远不够。

在奔都村党群服务中心的围墙上，书写着“共同团结奋斗、共建美好家园、共享幸福

生活”的标语，这是罗晓文为了团结4个自然村的村民，与驻村工作队队员、村“两委”共同商议的结果。这些标语正是他在工作中学善于凝聚各方力量的写照。

每年，罗晓文都会邀请奔都村籍退休老干部举行座谈会，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，告诉他们工作队上一年干了什么、接下来准备怎么干，并征求他们的意见。“我们老同志有的是时间，我们来当‘广播’。”退休干部建新感感叹于帮扶工作给当地带来的变化，表示将尽己所能协助工作队。

每年暑假，罗晓文还会组织村里的大学生座谈，既代表成都中医药大学给予他们学业支持，又结合当地发展情况与国家政策等，为他们上一堂生动的思政课，引导他们树立远大志向，同时，通过这些年轻人带动其家庭乃至全村转变观念、移风易俗。

通过这些润物无声的举措，当地村民的认知与习惯在潜移默化中逐渐转变，而人口素质的提升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。

深入一线 学习老百姓、服务老百姓

如今，罗晓文在得荣县驻村快两年了，奔都村党支部书记洛绒降错说：“（他）来的时候白白净净的，现在晒得快跟我们一样黑了。”

投身基层的行动如此坚决，而决心的“种子”其实早已埋下。2017年8月，罗晓文读到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》一书后，深受触动，

向好友吐露心声：若有机会，也想申请到祖国的最基层，学习老百姓、服务老百姓。

此前在学校党委宣传部工作时，罗晓文参与脱贫攻坚第三方考核评估工作，在凉山、南充等地脱贫一线的所见所感，不断叩击着他的心弦。后来，他调到学校党政办公室，分管精准

扶贫、乡村振兴工作后，罗晓文更觉遗憾：“分管这块工作，却从未真正深入一线。”

2023年6月，成都中医药大学启动驻村干部轮换工作，罗晓文主动请缨，最终因为部门人手紧缺，未能如愿。同年8月，四川省委组织部要求省直机关和有关单位增派驻村干部。罗晓文第二次主动请缨，希望组织能给予他驻村帮扶的机会。这一次，学校把宝贵的机会给了他。

罗晓文能得到荣驻村，背后是一家人的支持。得荣县地处偏远，返家之路漫长，而罗晓文家里有两个孩子，夫妻双方的父母中又都有“病号”，现实困难不小。但妻子一句“你想好了，我就支持你”，让他放下了顾虑。当家中有事时，成都的亲戚也纷纷鼎力相助。

虽有家人全力支持，可到了基层一线开展工作，还面临诸多难题。如何破局？“最关键的就是密切联系群众。只有做群众的学生，才能做群众的先生。”罗晓文时刻提醒自己 and 队员们。

“基层干部群众有很多好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。”罗晓文列举到：奔都村党支部书记洛绒降错虽文化水平不高，却能凭借扎



罗晓文（右四）与县乡村干部一起开“坝坝会”。